

绝对

罗泰琪 著

领导

当代海瑞的落马

做官是对上的，做事是对下的，

两者虽然背道而驰，却是满足有野心的人的两条发展通道。



绝对领域

罗泰琪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对领导/罗泰琪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80755-728-9

I. 绝… II. 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8616 号

作 者:罗泰琪

策 划:李 爽 hsls999@163.com

责任编辑:申 强 张亚鹏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050061

网上书店:<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0311—88643225

E-mail:hspul@163.com

印 刷: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297 千字 **印 张:**20

版 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55-728-9

定 价: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第一章 谁当老总/001

- 一、局办公会/001
- 二、副处长黄其/006
- 三、军令状/011
- 四、简明的鬼主意/018
- 五、女朋友坚决反对/021
- 六、意外相会/029

第二章 微服私访/038

- 七、一车水泥/038
- 八、当场捉贼/042
- 九、项目经理李文/046
- 十、梁总被撵跑了/050
- 十一、青天白日活抢人/055
- 十二、职工要工资/065
- 十三、大学三角恋/070

第三章 新老总上任/081

- 十四、黄其出任总经理/081
- 十五、煽阴风点鬼火/085
- 十六、班子会决定查账/092
- 十七、茶馆商量对策/100
- 十八、新老总调兵遣将/107
- 十九、惊天秘密/115

第四章 查钢材账/122

- 二十、情人相会/122
- 二十一、查账/127
- 二十二、江畔垂钓酒楼/134
- 二十三、调查工作半途收兵/146
- 二十四、对抗查账/154
- 二十五、同学会/163



第五章 查石子账/170

- 二十六、一封举报信/170
- 二十七、找到突破口/177
- 二十八、收受回扣四千元/186
- 二十九、《决策内参》惹了事/197

第六章 联营工程内幕/204

- 三十、公司被人告了/204
- 三十一、糊涂账/215
- 三十二、打官司/222
- 三十三、冤家变亲家/228
- 三十四、新三角恋/238

第七章 项目法改革/242

- 三十五、等他出漏洞/242
- 三十六、挖掘机被盗风波/247
- 三十七、没人要的钢筋/254
- 三十八、下岗职工闹事/262
- 三十九、真相大白/270

第八章 关键时刻/277

- 四十、项目经理组阁/277
- 四十一、严重的质量事故/284
- 四十二、揭穿鬼把戏/289
- 四十三、黑云压城/295

第九章 尾 声/303

- 四十四、狗急跳墙/303
- 四十五、公罪和私罪/310

第一章 → 谁当老总 ←

一、局办公会

东川市建管局长张战胜昨晚没睡好，早上起来青脸青嘴，眼白上有几条红丝，还一个哈欠接一个哈欠地打，影响他睡眠的是第一建筑公司总经理人选问题。第一建筑公司的党委书记曾不凡这几天不知道打了多少电话来催，自己答应尽快派出总经理的期限是超了又超。他们要不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也不会这么没有礼貌，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了。还有更急的事，局里派去当一建公司代理总经理的梁启明昨天竟然当了“逃兵”，不干了。

张局长睡不着，早早地爬起来了，在阳台上打了一阵太极拳，出了一点毛毛汗，多吸了几口氧气，精神才起来了。他吃了早饭，本来还早，要是平日的话，还要翻翻《东川日报》的大标题，谨防出了建筑方面的大事还蒙在鼓里不晓得。有一回，他实在太忙，接连两天没有看报。分管的刘副市长打电话问他怎么又死了三个人。他连解释的话都没有。今天他没有心情看报，跟老伴打个招呼，提上包出了门。

张局长这种正局级干部，照说还不够资格配专车，按省里文件规定，要副省级干部才能享受。不过呢，局办公室主任林木眼睛尖，会办事，说



的是早晚接送，并不是专车。张局长呢也是这样认为。局里八个局领导都是这个待遇。说实话，像张局长这样的级别、这样五十几的人，坐个小车不是一回事，全局上万职工没有意见，因为下面没有级别的工长也要弄辆破皮卡打屁车满街跑。

张局长坐车来到市建管局，前脚跨进办公室，后脚就跟进来办公室主任林木，手里拿个笔记本，静候局长吩咐。建管局是个大局，下面管二十多个二级单位，事情多得起绞绞。张局长每天早上一进办公室就要询问和安排全天的工作。

张局长背着林主任，一边给办公桌上的云竹喷水，一边说：“昨晚给你说了，上午先开班子会。一个钟头够了吧。完了我还要到市政府开会。上午的事都挡了。”

张局长说的班子会就是局党组会。

建管局是管建房子的，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修建了一栋二十八层的大楼。自己肯定住不完，租了一些地方给穷兄弟单位市直办公室。局里有四个会议室。局领导专用的小会议室在张局长办公室隔壁。

不一会儿，各位领导到了。林主任过来请张局长。张战胜左手拿茶杯，右手拿笔记本，起身就走。与会的除八个局领导，还有办公室林主任，他负责做记录。女服务员站在会议室门外面听候吩咐。

张局长兼局党组书记，开会自然是先发言。他清清嗓子，环顾四周一眼，轻言细语地说：“一早就把大家请来练坐功，不要怪我，要怪梁启明。这个家伙！到一建去是扬扬得意笑眯了，从一建出来是垂头丧气哭丧着脸。你们不晓得，他昨天瓜兮兮地跑来怎么跟我说？张局长，还是放我回去嘛！帽子不要了也要得！”

张局长装成鸭青声音学梁启明，逗得大家哈哈笑。

张局长说的梁启明是建管局下属第八建筑公司的副总经理，半年前，被局里派去一建公司做代理总经理。梁启明是高级工程师，啥都好，就是知识分子不合群的毛病害了他。张局长昨天见了之后就在后悔，悔不该把他派去当了“炮灰”，也把一建的事情搞复杂了。半年前，梁启明咬牙切齿地给他拍胸膛说狠话：“张局长你一百个放心！我要不拿下一建这个山

头不来见你！”现在他从一建退下来了，也搞忘了“不来见你”的老话，昨天一大早就堵了张局长的家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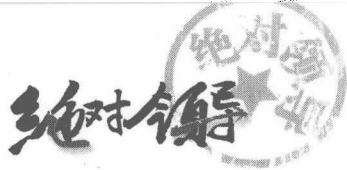
张局长想到这些不是个滋味，捉鬼放鬼都是自己，要不是自己当时雾里看花看走了眼，看上梁启明，哪用得着现在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又来选派人呢？脸上自然就成了东边日出西边雨，哭笑不得的样子。他喝口茶，缓和一下心情，接着说：

“这个事我有责任。当初就不该派他去！他的肩膀能挑多重，我们还不晓得？我的意见就放他一马，还是回八建做他的副总兼总工。他留下的一建这个烂摊子呢？人家党委书记把我的手机都打爆了，请我们立即派新老总去。派谁好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开会的内容。我昨天把组织处长叫来问了，他也没有推荐的人选，所以今天没喊他。怎么办？未必我们这么大一个局还找不出一个总经理？”

张局长又喝了口水，说：“不至于吧！恐怕我们得转换一下思维方式，把灯拿开，看看灯下黑的地方藏有什么宝贝。我的意见是在局机关的处座中选一位。愿意去的自己报名。说不定‘遍地英雄下夕烟’啰！我们的处级干部不能只文不武，只会坐在办公室发号施令，到了工地横竖都搞不清楚。不行嘛！这样的指挥不出问题才怪！我们今后要推荐副局级干部，是不是应该把在没在基层任职作为一个条件？好了，我就说这些。大家发表意见。”

张局长的“转换思维方式”让与会者多少有些意外。七个局领导的脸上都现出了诧异的神色，他们三三两两递眼色、咬耳朵，体会一把手说话的意思。他们都是老经验了，局机关的处级干部与基层单位的领导有很大的差别。一个好处长很难胜任基层的一个总经理。要是选来选去又选出一个“逃兵”，天不塌才怪！

张局长瞟了几眼，晓得他们心里的小九九，是怀疑自己的主意，心里阴到好笑。一个在局级干部位置上做了十来年的人，既然敢说这个话，肯定早有准备。张局长昨晚就选中了局政策法规处副处长黄其。他甚至在昨天白天，还非正式地问过黄其的意见。黄其说：“好啊！我就想回娘家！”黄其是一建公司出来的，上调到建管局有三年了。



副局长温一夫没想到张战胜想到灯下黑这一块，心里暗暗有些后悔，该早点把一建公司的副总经理简明提出来做总经理，人家像过年催账一样把嘴巴都催起泡了，都怪自己穿钉鞋拄拐棍过于小心，生怕说出来张战胜不同意，一句话给你打回来，事情就弄死了，想等张战胜找不到合适的人了再说，没想到人家水路不通走旱路，一个急转弯，把基层单位的头头们甩一边了，怎么办？

温副局长想了想，微笑着说：“这个意见很好！我们局机关大有人在啊！不过呢，为了公平起见，我建议在全局范围内公选，把各基层单位也包括进去，免得人家说我们一碗水没有端平。”

温副局长说出口就发现说漏了嘴，前次决定梁启明去一建，不是已经把基层单位够条件的干部都筛选了一遍的吗？可吐出去的口水收不回来，只好暗暗责怪简明催了一遍催二遍，把自己催糊涂了。

果然不出所料，有人马上发言说这个事情，一棒子就把温副局长的话打了回去，还说张局长的意见好，一建老总的事情已经翻了一回烧饼了，没有必要在全局范围内兴师动众。

温副局长吃了闷棒不舒服，想了想说：“有道理，我的考虑欠周到。不过，这样做也有点问题。局里各处室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走了一个，哪个来填？得事先作安排。建议还是按老规矩，由组织部门摸底排队，统一安排。”

张局长听了皱眉头。温一夫一会儿说基层，一会儿要他分管的组织处来办，说明他夹袋里一定有人。他知道，温一夫和一建的副总简明关系好，每个星期六爱在一起打高尔夫。他也知道简明这个人副总的椅子坐烦了，一心想往上面爬。前次在全局基层筛选一建总经理人选时，温一夫就提了简明。张战胜没有同意。简明这个人说起来没啥大缺点，可张战胜总觉得他太阴，不晓得肚子里有好多见不得人的东西。他认为组织上提拔一个单位的一把手，必须对他有充分的了解。他欣赏黄其的就是他正大光明这点。

张局长喝茶遮脸，掩饰自己的不满。他在正局级位置上已干了五年，收放自如的工夫是有的。他见大家说得差不多了，放下茶杯，没有正面回答温副局长的话，而是微笑着问大家：“各位还有什么意见？”

这是一句官场上结束会议的套话，跟古时候主人家端茶送客的意思差不多，再说多的既没必要也没礼貌，如果不知趣，硬要等主持人黑起脸宣布散会，甚至于拂袖而去，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一点余地也没有了，以后还想不想共事？如果确实到了“断绝外交关系”的地步，你可以说也可以闹，但你又晓不晓得，人家是一把手，有权作最后的裁决，你还不是只有干瞪眼，搬起石头打天。

张局长见大家不表态，就说：“好。那我们就议到这里。我会把大家的意见考虑进去的。总之，一建总经理的事必须尽快落实！我们不能再拖了！”

会后，张局长叫来办公室主任林木，要他马上以办公室的名义出文件，立即在局机关开展选拔一建公司总经理的工作。他又告诉林木，把会议情况告诉组织处长，选拔工作由林木和组织处长负责。

张局长在坐车去市政府开会的路上老是在想一建公司总经理人选问题，究竟黄其合适还是简明合适？黄其是年轻了点，工作经验和人脉还不够，性格上锋芒毕露和钻头不顾尾的毛病还要改，要是去了站不住脚就出大麻烦了，但他大学建筑专业毕业，在一建干了七年，在局机关干了三年，有理论，有实践，又是市委组织部局级干部第三梯队培养目标，有机会下去锻炼一下，作一番成绩出来，在国企问题的解决上取得突破，相信他是副局长的苗子。

简明有简明的长处，在一建干了三十年，经验丰富，人熟地熟，工作能力强，要是做了总经理，公司的稳定肯定没有问题，自己可以安安稳稳睡大觉，但他的毛病是嘴上说一套，心里想一套，城府很深，要是关键时刻跟你对着干，你还不晓得程咬金是从哪里杀出来的，气都要气死你。

张局长想，究竟是走一步险棋上黄其呢？还是退一步求平稳上简明？一时竟拿不定主意了。不过，他一想到副局长温一夫支持简明就觉得不是个味，因为温一夫心术不正，和他穿一条裤子的人，一个半斤一个八两，差不到哪里去。他心里的天平又倾向黄其。

他倾向黄其也是受了市委组织部的影响。前不久，局里按照他们的要求提供了副局级后备干部的资料，报的就是黄其。市委组织部的钱副部长



跟张战胜说：“黄其的情况我们研究了，基础不错，是培养目标，我们同意列入副局级后备干部。我们有一个建议，黄其缺乏基层单位一把手的锻炼，如果有机会的话，让他下去锻炼一下，可能对他克服性格上的弱点有帮助，也会为他下一步的工作夯实基础。”

张战胜记得，自己当时的态度是既点头又摇头，并没有一口答应，因为一个单位的一把手太重要了，那是几千人的饭碗问题啊！他记得自己跟钱副部长那句半开玩笑的回话：“好啊！我们照办！要是他下去出了问题你要多多包涵啊！”钱副部长跟他很熟，说：“那不行！你派他下去就得对他负责！千万不能毁了他！”

张战胜一想起“千万不能毁了他”的话，就犹豫着不想派黄其下去了。他太清楚钱副部长这句话的含意。他来建管局工作前在野战军当师长，带领部队在老山打过仗。他把一个很优秀的师作战处长派下去做团长，准备让他锻炼一下再提起来做副师长，没想到这位团长在战场上牺牲了，把他的肠子都悔青了。

张战胜心里的天平又摇晃起来。

二、副处长黄其

黄其今年三十刚出头，中等个头，结结实实的，虽说相貌一般，就像隔壁哥哥，但一天到晚精神抖擞，很阳光，红扑扑的脸上老是挂着微笑，走到哪里都是莺歌燕舞的，不晓得是捡到金子还是银子。不过最近呢，他的脸上起了点乌云，心情有些矛盾，原因就是一建公司总经理的事。张局长那天问他愿不愿意去一建公司，他张口就说“好啊！我就想回娘家”，那不过是应酬话，人家领导给你开一个玩笑，未必你也要当真？不说好未必敢说我不去？可局里的小道消息马上传开了，办公室有人吹，厕所所有人吹，中午在食堂吃饭更是大吹特吹，说黄其胎运好，三年副处就要下去当老总，是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有三个和黄其关系特好的甚至明火执仗敲竹杠，硬拉他请客，一人吃了一碗牛肉面，还抹着油嘴说：“这不能算正

请啊！到时候吃海鲜！”

这很正常，机关的处座下去当老总是一件好事。你想嘛，在局里你能领导几个人？就算是下面单位的头头买你的账，哪样事情讨好你，未必就冲昏了头脑，不晓得人家跟你平起平坐，只是应酬你，当真把人家当做下级？而要是下去做了老总，嘿嘿！领导上千人，手里的钱是几个亿进来几个亿出去，山高皇帝远，个人就是老大，你几个处座算什么？高兴了应酬一下，不高兴了随便扯个谎面都不见，你还不是只有感冒了打不出喷嚏。

问题是黄其听到自己有可能当一建总经理的马路消息后，就想设法打听一建的情况，那才是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一建的情况糟糕透了，心里就起了矛盾，不晓得是在局里安安稳稳做牛尾好呢？还是到一建公司艰苦创业做鸡头好？不晓得是该笑呢还是该哭？不过呢，从黄其的内心出发，他认为自己是牛马变的喜欢做事，一天到晚抄起手不自在，享不来清福，是想下去了，是想到基层单位去干一番事业的，是不想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混一天的。

黄其以前在一建公司做过，大学毕业就去的，一做就是七年，从一般职员提为处长、副总经理，是三年前提到局里做副处长的，现在住的房子还是一建的，左邻右舍都是一建的职工。那天下午，他下班回家，见院子里围了一大群一建的职工正叽里呱啦说得热闹。

一个人大声武气地说：“他梁启明是游击司令啊？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玩儿戏是不是？我们土生土长跑不脱怎么办？就这么月月拿二百五待聘费吊命啊！”

另一个笑嘻嘻说：“也不能光怪梁启明。人家一个“眼镜”，知识分子，人生地不熟，怎么斗得赢有些人？还不是活生生地被人家挤走的。依我说，要怪就要怪有些人！”

还有一个“大炮”的声音像是打雷，伸长颈子说：“你两个懂个球！他们这叫神仙打仗百姓遭殃！最后受苦受难的还不是我们平头职工！老子这两个月连工资都没领到！”

有个人爱开玩笑，忙伸个头进去把手指放在嘴巴上长“嘘”一声，细声细气地说：“莫要闹！隔壁老头在睡觉！”



大家哈哈笑。

大家一见黄其走过来就围过去，晓得他是上级的处长，不说天上晓得一半嘛，起码一建公司的事是晓得完了的，就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唧唧喳喳的像是一群闹山麻雀。这些人都是一建公司的工人或一般管理人员，不少人还是要起拿二百五的待岗职工，文化不高意见大，晓得不多关心大，公司的小事小情都爱打听，听了也不消化一下，管他是方是圆是真是假，反正扯到一头就四处放炮。

黄其听了这个听那个，听了半天一句也没听清楚，就大声说：“各位！各位！听我说一句好不好？”这才镇住了场面。黄其请他们一个一个地说，不要吼，免得把耳朵震聋了。一建的职工还是听说听教的，就按黄其的话做，挨一挨二地讲了他们的意见。

黄其归纳了一下，总共有五条。一是公司原来的总经理胡日月垮台后，局里究竟打的什么主意，未必一个正式的总经理都派不出来？要是实在派不出来，我们自己选一个要不要得？二是胡总遗留的问题起串串，他那些脚爪爪还在耀武扬威，为啥不见人来收拾？三是局里派个代理总经理梁启明来公司，三把火没烧完就跑，比脚杆长是不是？局里总得给大家说个一二三，未必就这么不明不白，不了了之？四是公司的工程越来越少，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拿啥子钱买吃的？未必喊我们啃钢筋混凝土啊？五是公司有的人大搞歪门邪道，做一个工程亏一个工程，听说总是亏了几千万，未必硬要等公司亏得破了产才来整顿？那不行啊！你要跟局长说，真的到了那一天，我们工人要找当官的拼命！

黄其对这些事情多多少少晓得一些，但没想到这么严重，心里的矛盾就更大了，但他年轻是年轻，涵养好，天大的事情也能烂在肚子里，脸上没有一点反应，该笑还是笑，还认认真真听大家翻来覆去地讲气话讲怪话，末了还能说几句理智的话：“我一定把大家的意见向局领导汇报。你们放心，我绝不吃雷！”当然，事后黄其确实把听到的意见跟张局长汇报了，但一句也没有转说他们的气话怪话，末了还说：“张局长，我不怕这些。”这意思有点含糊，既有不怕困难的意思，也有此地无银的味道，难怪张局长听了一言不发，就晓得望着他抿嘴微笑，好像把黄其的肠肠肚肚都看透了。

事后，黄其一想起这件事就后悔，自己为啥子要做传声筒？好像是自己在领导面前叫苦叫穷打退堂鼓。

黄其之以下决心要往一建公司这个火坑跳，是局办公室主任林木在背后推了一把。那天局党组会结束后，林木上厕所碰到黄其，莫名其妙地脱口而言：“灯下黑！”黄其也是莫名其妙还了一句：“我晓得！”旁边一人说：“林主任、黄处，你们是地下党接头啊！”三人哈哈笑。从厕所出来，黄其才想起林主任话中有话，就跟在他屁股后面进了他的办公室，顺手把门关上，问：“啥叫灯下黑？”林木甩支烟给他，反问：“啥叫我晓得？”二人你望我，我望你，哈哈笑。

林木和黄其一样也是从下面企业调上来的，自然和黄其有共同语言。有一次局里在风景区开会。他们晚上吹龙门阵，一吹就是一夜。第二天两人开会打瞌睡打翻了茶杯，引来哈哈大笑。

林木轻言细语地把张局长在会上说的灯下黑的事讲了，然后笑眯眯地说：“喊你灯下黑对不对？我看张局长是把你看上了！”

黄其这才明白，嘿嘿笑，说：“你这个办公室主任是领导肚子里的蛔虫！你说人家怎么会是看上我？局里正处多得是，没有副处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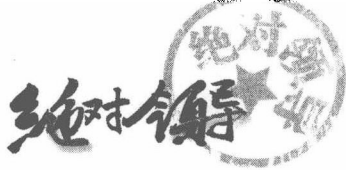
林木说：“你还是不懂灯下黑。从全局来说，灯下黑指的是局机关。从机关来说指的是不显山不显水的人。拿我们两个来说吧，我一天到晚出风头，十处打锣九处有我，一个机关就听到我的声音，好比灯外亮。你到局里才三年，一天到晚不出声不出气地埋头苦干，好比灯下黑。张局长做梦都不会想到派我下去当老总！我这辈子就处到底了！”

林木其实只有四十来岁，正是往上爬的时候，但因为来局机关的时间不长，论资排辈排在尾巴上了，也就对提拔灰了心冷了意。

黄其听了嘿嘿笑，说：“我晓得我是灯下黑，好事光彩事都被你们正处占了，还拿我们副处开玩笑。”

林木皱着眉头严肃地说：“不给你开玩笑，我看你这次的机会最大。你一定要紧抓不放。说实话，处长的出路有两条，一是论资排辈干候着，退休前总能弄个副局调研；二是下基层干实事作点成绩出来直接提副局。”

黄其说：“我是想干点成绩出来。你想嘛，我今年才三十二岁，吃得做



得，正是做事的年龄，不抓紧时间做一番事业对不起组织，也对不起自己。跟你说心里话，我就是想去一建。一建的问题多，我晓得，但越困难越有干头！越有奔头！要是把国企的毛病治好了，对国家对社会对职工的贡献就大了。国企是国家主要的经济基础。国企职工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国企不兴国家不兴！”

林木说：“好啊！我支持你！要是你去了建准备如何下手？”

“我想好了，乱世用重典，非把一建的病根挖出来不可！一建好比一棵病树，不把烂掉的树根挖出来甩了，新根长不起来。”

“你的意思是……”

“我调查了一下，一建的根本问题是国企的体制问题，深得很，必须开膛破腹动大手术，把那些烂根烂肉烂骨头统统割掉！”

林木听得绿眉绿眼的，没想到黄其有这样大的决心，好像大得了头了，就接嘴说：“不得了！我们的黄总要创造历史了！不过呢，我还是要泼你一桶冷水，去了悠着点莫心急，一口吃不成大胖子！”

黄其嘿嘿笑，没有说好歹，但心里是不赞成林木“心急”的意见的。他的想法是：国企的现实是不合理的，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合理性才能挽救国企。黄其不想把这些话说给林木听，因为他和与他一类的人都不能理解国企现实的不合理性，都采取的是脚痛医脚痛，头痛医头痛的办法，并不想从根本上改革国企，但他还是感谢林木对自己的支持，也下了决心到一建去干一番事业。

他一想到这里又皱起了眉头，因为他的未婚妻刘芝反对他去国企。那一天晚上他们约会吃饭，黄其刚把局里选拔一建总经理的事开了个头，刘芝就打断他的话说：“你不要去！到企业没有前途。你现在在政府机关做得好好的，又没有人嫌你撑你，去企业做哪样？不要去！”黄其听了不舒服，一晚上装哑巴没说话。他晓得刘芝是为自己好，是为自己的前途着想，但她瞧不起国企的那个味道让人生气，好像国企成了一堆臭狗屎躲都躲不起。他爱刘芝，也舍不得放弃去一建创业的机会，他不知道怎样过未婚妻这一关。

三、军令状

建管局选拔一建公司总经理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有五个人报名，黄其是其中一个。报名之后有两关，一是笔试，二是面试。笔试的题是借鉴市里考公务员的题，难度降了一些，怕一个都过不了关。结果是五个都顺利晋级。黄其考得最好，得了第一名。这不稀奇，黄其是普通高校全日制本科生，而其他四个都是非全日制本科学历。面试的内容主要是考应变能力。考官是全体局领导，主考是张局长。黄其上场，张局长问什么叫领导，他的要求不复杂，一两句话就行了。黄其回答了三句话，张局长和其他考官直点头。轮到其他四个考生上场，张局长问的同样问题。他们一个个能说会道，两张嘴唇上下翻滚不歇气，生怕说少了被考官认为不会说，每个人竟滔滔不绝地说了半个小时，一直到张局长喊停才收手。结果是黄其得了第一名。

选拔的最后结果是黄其总分第一。

张局长拿着考生得分表看了又看，十分为难，眼睛眉毛皱成了一团。照说，他看好的是黄其，而黄其也争气考了第一名，应当感到高兴，可他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自己非但高兴不起来反而莫名其妙地想起了老山战场上牺牲的那位改任团长的作战处长，莫名其妙地想起了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莫名其妙地想起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他点上一支烟，努力强迫自己理智起来。他知道黄其下去当总经理是对黄其的一次严峻考验，做得好，解决一建老大难问题，为全局国企改革闯一条新路，副局长的位置是他的，前途无量；做得不好，一建的问题越搞越深沉，不但改革进行不下去，连基本局面都没法控制，黄其就要摔跟斗，不晓得是摔断脚杆手杆还是一命呜呼。

张战胜这样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一建公司的问题很多：体制有问题，管理落后；工程任务少，产值上不去；做工程就亏损，累计亏损几千万；领导班子不稳定，一把手长期缺位；职工意见大，安定团结成问题。张战



胜认为这些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要公司命的，可以慢慢解决。他认为最危险的是新任总经理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要是大刀阔斧地改革，问题可能会解决，就怕公司太虚弱保不齐要垮掉；要是和风细雨地维持现状，问题怕是解决不了，还会更深沉，但公司不死不活的倒能拖下去。他想，如果是黄其当一建的总经理，他会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这个人敢想敢干，一定采用第一种大刀阔斧的办法。张战胜想到这里心里猛然一惊，很为黄其的前途担心，不免产生了后悔，不该搞“灯下黑”选拔，就在一建提拔一个总经理还稳当得多。他由此想到一建公司的副总经理简明，如果他当总经理会采用什么方法呢？他这个人婆婆妈妈的，一定会采用第二种和风细雨的方法。他想，如果把一建交给他，或许稳当得多。

张局长决定后退一步，暂不管选拔的结果，先同黄其和简明分别谈谈再作决定，即使推翻前次局党组会决定也在所不惜。

一建公司副总经理简明接到局办公室主任林木的通知，说是张局长第二天约他谈话，高兴得笑出了声，一个人在办公室跷着二郎腿哼小调，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发绿光。前几天，他去找建管局副局长温一夫打听总经理的事。温一夫原本笑眯了的脸马上黑了下来，皱眉皱眼地说：“没你的戏唱了！安心做你的副总吧！”简明回来闷了几天气，怨张战胜偏心，怨温一夫过河拆桥，怨自己命不好，副总就副到底了。可今天人家林主任说得明明白白——“张局长要你准备一下公司下一步的计划”，什么意思？人家局长未必吃饱了没事问起要？就是问起要也不会问副总，要是问副总就肯定有名堂。简明一想到这里就心花怒放，这明明就是想提自己做总经理啊！

简明细细一想又觉得不对，人家温一夫好歹也是副局长，又是自己一条船上的人，以前在一建公司共事时也是无话不谈的死党，要是真有这等好事会闷起不开腔吗？难道张局长不是提拔我而是……简明想到这里心儿烦，收起小调收起二郎腿就打电话找温一夫，说有重要事情要面谈。温一夫问：“请我吃饭还是泡澡？”简明说：“想得美！我有好事告诉你！该你请我喝喜酒！”温一夫说：“来嘛！到招待所来嘛！我请你喝洗脚水！”二人哈哈笑。